



上 编



# 第一章 世界整体化历史的启动

## 资料选辑

本章共选录 7 份资料：(1) 《哥伦布航海日记》片断。该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发现西印度群岛的目的、航向和所经路线。(2) 西班牙早期殖民活动的一段记载，系西班牙殖民者科泰斯的同伙伯尔那勒·迪亚士死后留下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中的一个片断。该文献记录了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和摧毁印第安古代阿兹特克文明的过程，暴露了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血腥罪行。(3) 尼科罗·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摘录。该书完成于 1513 年，是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学著作。(4) 托马索·康帕内拉著《太阳城》摘录。该书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其中包含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光辉思想。(5) 马丁·路德《致德意志贵族书》。马丁·路德(1483~1546 年)是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在该文件中批驳了教会权力至上论，反对罗马教廷在德国的特权地位，主张民族独立，建立本民族教会，加强王权，表达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6) 尼德兰联省三级会议于 1581 年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在尼德兰的统治权的公告。标志着尼德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7) 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令。

## 《哥伦布航海日记》片断

序文 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

最笃信基督的君主，最崇高、最杰出伟大的王子、西班牙以及海上各岛的国王和王后陛下：

欣逢本年——1492年，陛下结束了对统治过欧洲的摩尔人的战争，在伟大的格拉纳达（Granada）城下缔结了协议。1月2日，我目睹陛下的武装力量升起皇室的旗帜，在阿兰布拉（Alhambra）城堡的塔楼顶上高高飘扬。我也亲眼看到摩尔人的国王走出城门，来到我的主宰陛下面前，吻陛下高贵的手。

由于我曾向陛下陈述过关于印度大陆的情况和关于一个叫“大汗”的国王，用我们罗马的语言即为“众王之王”；他和他的先辈多次遣人到罗马，请求派遣通晓我们圣教的人士，到那里去指教他，但我们的教皇却从未委任这一圣职，致使许多民众陷入迷途，沦为偶像崇拜者，接受永灭的谬说，而陛下作为天主教的基督信徒，作为献身传布神圣基督教义的国王，从而是穆罕默德分裂教派，以及各种偶像崇拜异教邪说的死敌，却在同一月份里想到派遣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前往上述印度等地，以便去了解那里的君主、臣民、乡土人情和一切其他事物，以及把那里的人转化为相信我主的教义；并规定我不从旧习取陆路东行，而特向西行，取迄今尚不知有无人迹的海路。故在全部犹太人均从您高贵的领地上被驱逐之后，即在此同一个月里，陛下命令我率领一支装备充裕的船队，到印度各地，并允诺给我重赏，赐我以

① 驱逐犹太人的命令是1492年3月31日发布的。4月17日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签署了授命哥伦布进行远航的信件。

“唐”的贵族称号，封我以海洋上的舰队司令 头衔，并授权我为总督和终身统辖，掌管我在海洋中已经和将要发现或征服的岛屿及陆地。我的长子可以继承我的职位 并代代相传下去。我于 149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离开格拉纳达，到达帕洛斯 (Palos) 镇的一个海港；我准备了三条胜任此次航行的帆船，满载着各种物资和海员，在同年 8 月 3 日，星期五拂晓，旭日东升前半小时起锚离港，直奔海洋中隶属陛下下的加那利群岛 (Canaries) 从那里扬帆远航，前往我应到的地方，向那里的诸国王递交陛下下的国书，履行陛下指令我做的一切使命。为此目的，我将把这次旅程中全部所做、所历、所见和将见到的事，诸日仔细地记载下来。国王陛下，我不仅在夜间要记下白天所做的一切，白天要记下夜间的航行情况，此外，还拟绘制一张新的航海图，把所有各海和各海洋中的陆地都绘制在准确的位置和方向上，而且要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书，给出各地离赤道的纬度和离西方的经度，尤其重要的是我应当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地专心航海，因为事业需要我这样做。尽管这是极为辛苦的事。

8 月 3 日 (星期五) 1492 年 8 月 3 日 ,星期五 ,八点钟 ,我们离开了萨尔特斯海滩 ,乘着强劲的海风向南行驶,到日落前航行了 60 里 ,也就是 15 里格<sup>③</sup>。然后转向西南,在转向南偏西去加那利群岛的方向。

.....

9 月 8 日 (星期六) 星期六凌晨三点钟起,刮起了东北风,

① 原文为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 以下简称为海洋司令或海军司令。——译者

② 萨尔特斯海滩是廷托河和奥迭尔河汇合形成的海湾入口。帕洛斯是廷托河上游三英里处的一个镇。伴随哥伦布第一次出航的人, 2/3 是廷托—奥迭尔地区的。

③ 1 里格 (league) 等于 2.4~3.0 海里 (各国不一)。当时西班牙所用的里格为 2.82 海里。——译者

他设计好向西的路线和航向。由于船头浪很大，船走得很慢，全天日夜才航行了 9 里格。

9 月 9 日（星期日）这天白天航行了 15 里格。他决定少估报实际航程，好让水手们不因航程太远而失掉勇气和信心。夜间，他以每小时 10 里的速度航行了 120 里，也就是 30 里格。由于水手们舵掌得很不好，船队向西偏北驶去，甚至偏离到西北西的方向，海军司令多次训斥了他们。

9 月 16 日（星期日）全天日夜向西航行。他们肯定走了有 39 里格，而他只计为不到 36 里格。这天多云，有小雨。海洋司令在这里说：每天一过这时候，就有温和的清风拂面，是清晨时莫大的享受，除了听不到黄莺欢唱之外，什么也不感缺少了。他还说：“气候就像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 4 月份一样。”从这里起，他们开始看到一簇簇碧绿的海草，好像是刚刚从陆地上拔断的，因此他们判断是接近了某一个岛，但还不是大陆。海洋司令说：“我认为大陆还在更远的地方”。

10 月 10 日（星期三）航向西南西，时速 10 里，有时达 12 里，也有时 7 里。日夜共行驶 59 里格，他告诉船员们不到 44 里格。到此，他的船员们失去了忍耐，抱怨起这次旅途太长，海洋司令努力地安慰他们，指出他们光明的前途和能获得的好处，也告诉他们埋怨无济于事，因为他要去找印度，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航向，直到上帝帮助他找见它为止。

10 月 11 日（星期四）继续向西南西航行，海上波涛汹涌，是迄今在航程中遇到的最糟情况。再船舷旁他们看到一些海燕和一株绿草，平塔号的人看见一根甘蔗和一根木棒，还看见一根像用铁器刻过的短棒、一块小木板和其他长在陆地上的草类。尼尼亚号上的人也看到陆地的迹象和一根长满甲壳虫的棍棒。看到这

些迹象，大家又高兴起来了。这天到日落前行驶了 27 里格，日落后又转舵回到原来向西的航向上，以 12 里的时速在午夜前行驶了 90 里，即 22 里格半。由于平塔号轻快，一直走在海洋司令的前面，因而先看见了陆地。并按照海洋司令命令的方式发出信号。最先看到这块陆地的是水手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sup>①</sup>，海洋司令晚 10 点钟时也在船尾楼里看到远处有一团火光，但十分模糊，不能肯定那边就是陆地，于是他呼喊佩罗·古铁雷斯——过去的国王餐厅侍从，告诉他远处好像有火光，让他仔细观看。他也告诉了罗德里戈·桑切斯·德·塞戈维亚，他是国王和王后派到船上的财务监督，但他站的位置不合适，因而什么也没看见。自从海洋司令说过以后，火光又出现过一两次，它像是一支小蜡烛上下移动着。这时很少有人认为它来自陆地，但海洋司令坚信不疑地认为陆地已近在眼前，于是他召集全体水手，在他们按习惯唱完《圣母颂》后，要他们从前舱楼仔细瞭望，密切注视陆地的出现，并宣布谁先看到陆地发出信号，就在国王和王后陛下允诺的年俸一万马拉维迪之外，立即加赏丝织紧身上衣一件。凌晨两点时，在两里格之外终于出现了陆地。他们收起所有的帆，只留下主帆，即没有边帆的大帆，让船慢慢靠近，等到星期五当日黎明，他们终于到达卢卡约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当地〔西〕印度语叫“瓜纳哈尼”。紧接着，他们看见一些赤身裸体的人。

.....

（摘自张至善编译《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3~17 页）

船上人员的名单中没有这个名字，罗德里戈的真名可能是胡安·罗德里格斯·贝尔梅霍（Juan Rodriguez Bermeo）。

## 伯尔那勒·迪亚士关于西班牙殖民者 征服墨西哥的记载

在所有这些省份里对墨西哥城的被征服认为是不可能的事。等到此事已经毫无疑问的时候，地方官们吃惊了并陆续派遣使者表示服从以及奉献礼物。他们带领子弟并且把沦陷的墨西哥城指给子弟们看，就像在古时被毁灭的特洛伊城一样。

至于我自己，则已决定和桑多瓦尔出发，只是科泰斯愿意我留住他的身边；最后他倒同意了，并且保证，无论我在哪里，他永远关心我，使不致缺少什么。最后，读者如果问为什么我们真正的开拓者不留在墨西哥城或它的附近，而在无保障的条件下走得这样远，那么我就要这样回答：我们在蒙特组马<sup>①</sup>的税簿中得知从哪里交来多少黄金、可可、织物。当然，这一切税都应交给我们，而不应交与其他任何人。不过，事情当然困难，而科泰斯如此不愿放我们走也是不为无因……

……科泰斯早已听说洪都拉斯和伊格拉斯两地盛产金、银，有时到过那里的手手简直是讲述奇迹：例如当地的印第安人在捕鱼时使用纯金的网坠。此外，人们估计“通路”<sup>②</sup>就应是这里，而科泰斯早已负有特殊的使命，无论如何把它找到，因为彼时将发现往香料国家最便捷的路。这一切促使科泰斯能早下决心，他并选克利斯托巴里·迪·俄理为探险队的指挥者，科泰斯是这样完全信任他，因为他，俄理，被提拔完全靠科泰斯，而且他的家眷和财产都在墨西哥城内。

……我们有经验的、真正的开拓者中好多人住在瓜卡索阿尔

① 阿兹特克人的君主。——译者

② 即通东南亚的道路。

科，我们在这里有大量领地。这里发生了和在其余诸省同样的事情：当收税日期来到了，我们的印第安人抵抗并企图杀死“康门达”<sup>①</sup>的占有者。暴动到处都起来了，我们联合起来，不顾疲劳地到处移动，以便使之再服从。

西马丹的居民也同样暴动起来。我们的长官路易·马丁认为向这里派四个西班牙人就够用（我也在内），我们动身往那里去，整个时间都是在困难的、有好多溪流的泥淖中行走。到离西马丹不远处，我们把我们的目的通知居民；答复是从三面攻击：我们中两个人阵亡，我的颈部受了重伤并且在流血；结果，我们中最后的一人也受了伤，我们不作无望的搏斗，不能不考虑向有小船的河岸那里逃去。我的同伴猛力逃向那里。而我浑身没有力气，藏进茂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几乎失去了知觉。后来，我恢复过来，集中全力喊出：“圣母，帮助我别让这些狗今天伤害我！”——我奔向印第安人，不顾新受的伤，向已经在小船旁边的同伴那里冲去。我们的小船靠四个老实的印第安人而得救，由于西马丹的居民对我们还不如对我们的行装感兴趣这一事实，他们的功劳就更高。我们都得以藏身小船里面，并渡过非常汹涌而宽阔的河流。

我们达到对岸了，在山里潜伏了一周多，以便最后地把追击者打退。同时关于我们失败的消息已传到瓜卡索阿尔科，不过人们认为我们都已死去，因为空等我们好几天的、忠实于我们的印第安人就曾这样想。所以路易·马丁就按照惯例把我们的领地给了其余的开拓者，这一消息传到墨西哥城后，我们的财产被卖掉了……当 23 天后我们出现于瓜卡索阿尔科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我们，而我们的“财产继承人”的忧愁可不小。

路易·马丁逐渐转变过来，相信必须向这里派更大兵力以便

① 给与开拓者的大领地。

② 原书误为 Марни。——译者

巩固地把地方平定。为此他前往墨西哥城，命令我们在坚固房子内等待并不得任意往各处去。科泰斯同意了马丁的理由，拨给他 30 名兵士，但同时要他和我们负责制服奇阿帕并在那里建立城市。

关于进军的迟缓无法形容：首先必须修路，因为地多沼泽和杂草。开始用木料和薄板铺小路，只是这里缺少这种东西——准备了小船。这样我们到底通过了头一段落。再往前是山地，我们又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沿河的道路，以便借它通到奇阿帕。以前这里什么路都没有，因为邻近的人非常害怕奇阿帕，它的居民可能是整个新西班牙地方最好战的部落，以至连墨西哥都不能征服他们。抢劫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经常勒索黄金、各种贵重财物和以人为贡，然后在祭祀时把人杀掉；他们在劫掠中往往达到提胡安提皮卡，并埋伏在当地的山里，等待印第安商人的通过，因而破坏了好几省的和平贸易。他们经常的而且胜利的远征使他们获得多数俘虏，他们把俘虏当作奴隶来养，主要是为了耕种土地。

我们沿河向上游走，一面检查了我们的兵力。我们有：骑兵 30 人、弓箭手 15 人、火枪兵 8 人和步兵 60 人。跟随我们的还有不少印第安—墨西哥人，率领好多卫兵和相当队伍的喀楚拉的酋长，不过他们害怕奇阿帕人，只同意在搬运和修路时才上前帮助。

我们以高度的警惕向前进发，不过来自奇阿帕的人发现了我们，到处点起烽火以便集合兵队。同时道路已通到玉蜀黍地和其他很可爱的耕地中间。我们指望有个大丰收，因为居民不在——他们全逃了——我们有些感到为难。不过不能休息而必须作战。

……我们大获全胜而且很整齐地、奏着乐和打着旗进入敌人的城里。

居民当然都逃走了。但我们的队长使用巧妙的办法迫使他们回来。邻村诸村镇的居民也都和他们一样行动，生活立即恢复常态而我们的僧侣宣传得也很成功。良好的关系不久由于我们驻在

邻近的大城丘穆拉的军队中有一个人的过失而被破坏了。这个兵士被送到墨西哥城受审判，然而丘穆拉到底暴动了，须再度把它征服。这城位于山中并有坚固的墙壁保护，四周有无法通过的深坑。射击根本不中用，于是我们制造出特别坚固的活动的掩盖物，我们在它的防御之下掘城墙。守城人投掷各种燃烧物，企图把掩盖物烧毁，倾注沸汤，抛掷大块石头。掩盖物几次被摧毁，我们再制造更坚固的，片刻也不停止自己的工作。双方愈加激烈起来。我记得 异教僧侣从墙里喊出：“你们要黄金 只要黄金。拿去！”制作精巧的装饰品从城墙里飞过来，但它们是抛到箭和小梭标随便射到的地方。

然而这时白天忽然下起大雨来，接着又降下山中常有的浓雾。任什么都看不见，甚至声响都有些听不出来。我们的队长想把工作暂时停止下来，但是我根据墨西哥人的实例，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敌人已软弱下来，就和少数同伴从缺口钻进去，实际只碰上了 200 人的不大队伍。激战发生了，若不是我们的一些印第安人前来帮助，我们全体立时就可能陷入绝境。我们的人赶到了，城被攻下了。居民惊慌地竭力向城市正背着我们的那部分冲过去，企图顺着几乎陡立的峭壁逃走。不少人被撞死。我们俘虏了很多，但没发现任何珍宝。

（录自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 314~318 页）

##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摘录）

### 第十二章 兵籍

意大利之乱由于外兵及雇兵。其将雇兵者，或有能与无能。无能者用兵不能战；有能者只图自利必不为我用。又凡有国者宜自将兵，亲临前敌。反是，必为人所制。向来意大利贵族为神圣罗

马帝所袒庇，而残虐平民。平民起而逐之，桀鹫者自立为王公，教王则乘机以揽政柄。然教王部下皆教士，不知兵。共和诸邦亦乏知兵者，故借自异族。而意大利遂为法兰西、西班牙、瑞士兵所残害，历久而不能统一。凡治国须有好法律与好军队。然无好军队，则虽有好法律，亦无所用之。

### 第十三章 雇兵外兵之祸

雇兵之祸在无勇而残暴，异族之兵虽有勇而我为所制，智者宜勿用。宁败而失地，不宜借外兵以求胜也。……凡用外兵或雇兵以得利者，往往乏远见，而不知其贻害无穷。前者罗马帝国之祸，由于用峨特人（即哥特人——编者）为兵也。

### 第十八章 国君不妨失信

从阅历观之，国君之立丰功伟业者，皆不重信，而以诡诈成事。凡竞争之术不出两途：一以法律，一以暴力。用法律者，人也。用暴力者，兽也。然而法律之力常不足，则不能不用暴力。有国者宜兼用人兽竞争之术，否则不能永保其国。……效野兽之行者莫若兼效狮与狐。狮勇矣，而不知有陷阱。狐智矣，而不能御狼。是故宜效狐以知有陷阱，宜效狮以使狼畏。是故国君宜权变。若守信而不利于己，则失信可也。或已至可以不守信之时机，则失信可也。假使人皆君子，国君守信可也。然而人不尽君子，往往失信，则我又何必不失信耶？且既欲失信矣，又何患无辞。……是故善效狐者最为得计。然而效狐不可以露尾，使人不知其为狐。

### 第二十六章 多难兴邦

今日意大利死期已迫，急待解悬之人。国人愤怨已极。有举旗号召者，众必乐从，而为之死。以时局论，惟殿下（指教皇利奥十世之弟朱连诺——编者）之族最称勇敢。情势顺利，实为天

与人归，应为群龙之首。……前此既无其人，战争频年，不能立功。一若意大利人不复能战。非不能战也。实旧制不复能用，又无人知改革创新制耳。今日之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又无良将以驾驭之，故其害如此。殿下诚能收为己用，必能拒异裔之侵犯，光复旧业。……拯民于水火，为意大利争光荣，此机不可失也。望殿下图之！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霸术》转录自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324～326页）

##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摘录）

〔太阳城中〕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同样是最受人尊敬的。他们不使用仆人，使用仆人的结果会造成使人腐化的习惯，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做事。啊！这种情形我们这里是绝对看不到的。举一个例，以那不勒斯城的七万居民来说，其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这些人由于过度和不间断的劳动而精疲力竭，以致缩短了寿命。至于其余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却因无所事事、悭吝、奢侈淫逸、疾病、高利盘剥等等而在危害着自己。那些在贫困的压迫下不幸沦为奴婢的多数的人也被他们所败坏，沾染了他们主人的各种恶习。结果人们都不大愿意去履行社会义务和完成有益的工作。只有很少的人怀着极不愿意的心情去从事艺术工作和手工业，去耕耘土地和服兵役。

在太阳城里，正好相反，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都由全体公民共同负担，而且每个人每天只工作四小时；其余的时间都用来研究有趣味的学术，开座谈会，阅读，讲故事，写信，散步并做有益于身心的体育运动……

太阳城的人民断言：极端的贫穷是一切卑鄙、无耻、奸诈、盗窃、作伪等等的根源；财富也同样是祸根，财富很容易培养骄傲、

厚颜、吹嘘、奸诈、夸张和自私。但是在他们的公社制度下，太阳城的人民都是富人，但同时又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公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私有财产；他们使用一切财富，但又不为自己的财富所奴役。这就是太阳城的人民所以要热烈羡慕宗教的生活，特别是使徒的生活的原因。

\*\*\*\*\*

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得使用暴力，但他们也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他们使用的暴力；如果有人向他们进攻，他们就只好进行战斗。他们肯定地说，终有一天全世界都会按他们的风俗生活，因此，他们常常向外国人追问：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的民族的生活方式比太阳城的生活方式更值得称赞和更适当的呢？

（康帕内拉：《太阳城》 转录自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 326～327 页）

## 马丁·路德致德意志贵族书（节录）

（1520年6月24日）

路德博士谨致皇帝陛下与信奉基督教的贵族们：

崇高无比的皇帝陛下和可敬可爱的贵族老爷们，深愿你们永受上帝的保佑！

以我这样一个渺小不足道的人，而竟敢上读皇帝陛下和老爷们的尊听，并不是由于我胆大妄为，实在是因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德意志）的各阶层都遭受着无比的痛苦，陷于凄惨的境地，人人都要大声呼喊，请求援助，不只是我个人。因此我也骨鲠在喉，茹不能茹，要大声疾呼祈祷上帝降灵于某人，使他向可怜的人们伸出援助的手。许多次宗教会议已经指示一些改善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都被某些人的阴谋诡计给破坏了。因之坏人们更肆无

忌惮，变本加厉。我愿上帝帮助我来揭露这些阴谋诡计，使某些人再不敢为非作恶，阻碍改革。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一位品质高贵、方在青年的君主 作我们的领袖。这便引起了许多人的新希望。我们有责任尽力帮助他。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要善于利用皇帝陛下之恩惠。

罗马教廷方面人士很巧妙地建筑了三堵墙来抗拒改革，使基督教走向毁灭。

第一堵墙是：当世俗政权向他们施用压力时，他们便声言：世俗权力没有过问他们的权力，相反地，宗教权力是在世俗权力之上的。

第二堵墙是：假使你引用圣经向他们加以指责时，他们便说：只有教皇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利。

第三堵墙是：假使你要用召集宗教大会来威胁他们时，他们又发明了一种说法，即是：只有教皇才有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利。

这样一来，他们便秘密地窃走了我们的三种鞭子，他们可以任情妄为，受不到任何惩罚。于是他们便隐藏在三堵大墙的后面，胡作非为，正如我们所看见的。

无论何时，当他们被迫召开宗教会议时，他们也弄得这会议不能起任何作用。他们事前逼迫君主们宣誓，不得干涉他们。并且给教皇全权来处理这个会议，使得开会和不开会并无分别，因为他们可以任意玩弄花样，欺骗我们。这些罗马教廷方面人士们，是极端害怕召开真正的、自由的会议的。他们对国王们、君主们进行威吓。使他们相信，假若不支持他们的阴谋诡计，便要冒犯了上帝。

深愿上帝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能吹倒耶利哥 城墙的喇叭，使我们也能吹倒这用纸和草作成的三堵墙，使我们能取回惩罚罪恶的鞭子，使我们能揭穿魔鬼的诡计和欺诈！这样我们可以鞭策他们，改正我们以前对他们纵容的过失，而重新得到上帝的宠爱。

让我们首先向第一堵墙进攻。

他们制造一种理论，竟说教皇、主教们、传教士们，应当被称为“教会阶级”，而君主、贵族、手艺人 and 农民被称为“世俗阶级”。——一个多么富于欺骗性的巧妙发明！但是我们无须害怕，理由是这样：所有的基督徒们都是真正地属于教会阶级的。基督徒们中间，只有职位上的分别，并无其他不同。正如圣·保罗所说：我们是一个身子，只在职事上有分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别人服务（《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因为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接受一种福音，一种信仰——只有这些才能使一个人成为具有精神的基督教品质的基督徒。

因此，一个传教士在基督教世界中只是一个职位的充任者而已。当他担任某种职位时，他享有较高的地位；当他被免职之后，他仍是一个农民或一个市民，和其余的人并无分别。但是现在他们竟制造了他们是“不能被取消的人物”的说法，硬说一个人一旦成了传教士，即使被革职，还是和普通世俗人不同。他们甚至幻想，他们一旦作了传教士，便永久是传教士。这种欺人之谈，实无任何根据。

如此看来，所谓教士们，无论是传教士、神父，或是教皇，和其他基督教徒并无不同之处，并非自成团体，或是高于其他教徒之上的。只有在关于圣经或礼拜的工作上，他们是高出于众人的，

耶利哥城遗址在耶路撒冷东北。圣经中有以色列军队吹起大喇叭，把这个号称难攻的城墙震倒的神话。——译者

因为这是他们的职务。至于用来保护弱者，惩治坏人的宝剑和鞭子，那是掌握在世俗权力的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职务，或是缝鞋，或是打铁，或是耕田。一个献身于宗教事业的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自己的职业，为其余的人服务，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犹如人身各部，互相服务一样。

但是罗马教廷人士们硬说：世俗权力不是在精神权力之上，管不着它，——请问这是什么基督教义？这就是等于说：无论眼睛怎样痛，但是手不许摸它；一个人不准帮助别人，眼看他走向死亡，也不准加以援助。请问这是否合理？请问这是否合乎基督教义？不是的。一个人越是高贵，别人越有责任帮助他。所以我说：世俗权力是受上帝的委任来惩治奸邪，保护善良的。因此，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的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士、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录自齐思和编译《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149~153页）

## 尼德兰联省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 在尼德兰的统治权的公告（节录）

（1581年7月26日于海牙）

上帝任命国家的君主作臣民的元首是为了保护他们免于遭受不公正、苦难和暴力，就像召唤牧人保护他的羊群一样，上帝也不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创造臣民，以服从他的一切命令，不论是否符合神意、是否公正，都像奴隶一样服侍他，这些本来是常识。相反，倒是为了臣民而创造君主（没有臣民，君主就不成其为君